「親愛的生活」

姜伯靜

東西走廊

去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，愛麗絲・門羅接受第一個電話採訪時曾說：「我希望讀者從《親愛的生活》開始讀我的小說，這是我最好的作品。」時隔半年多，《親愛的生活》中文版終於在五月十五日首發，讓中國讀者得以領略這位加拿大短篇小說名家的文學魅力。

與幾個月前門羅在中國的火熱相比，《親愛的生活》算是一個「遲到者」。但俗話說「慢工出細活」，《親愛的生活》有可能不是太粗糙。但是，時過境遷，諾貝爾文學獎的熱潮早已退去，門羅自認爲「最好的作品」會在中國面臨什麼樣的命運呢？這是個很值得琢磨的問題，甚至是對我們的一種檢驗——我們是否還能擁有門羅「親愛的生活」？

所謂門羅「親愛的生活」，算是我的一個比喻。既然門羅認爲這是她最好的作品，並且希望讀者閱讀她的小說時應該從這部書讀起，那這應該是她最好的文學生活，也是她「最親愛的生活」。而我們，雖然曾經很是追捧門羅，但從其作品「前冷後熱」上可以看出，我們當初關注門羅在很大程度上並非是因爲她的作品，而是因爲那遙遠的諾獎光環。所以當初我們對她的熱捧其實有着太大的「水分」，甚至有些趕時髦味道的虛僞。如今，半年多的時間已經過去，繁華落盡，愛麗絲・門羅在中國的溫度究竟還殘存幾度呢？或許，《親愛的生活》會發揮一下溫度計的作用，能通過這本書未來的命運量出門羅在中國的溫度。

門羅在中國的餘溫，能夠反映出國人對文學的態度——是眞正的愛好文學還是追趕文學的時髦。就在門羅獲獎之後的幾個月裡，有兩件文學方面的事情在中國引起了很大的注意，一件是馬爾克斯的逝世，一件是渡邊淳一的逝世。這兩位雖然「一俗一雅」，但都「狠狠地」刺激了中國讀者一下。在這兩下刺激之後，門羅是否還能夠重新引起人們的興趣呢？如果門羅的作品依然暢銷，那說明國人的文學興趣開始走持久性路線，已經趨向成熟，而並非是之前的「三分鐘熱度」。如果門羅的門前「門可羅雀」，那估計只有兩種可能，一是這《親愛的生活》不符合我們的口味，二是門羅僅僅是一位我們追趕時髦之路上的過客，她老人家早已經被「新寵」代替。

說心裡話，從商業角度看，《親愛的生活》有些「生不逢時」，如果這本書在半年以前門羅風頭正盛的時候推出，那它的命運變數不是太大。至少，出版商不會感到忐忑。但是，從「溫度計」的角度看，《親愛的生活》的出版又恰逢其時，因爲它能檢驗出我們對文學的眞正態度——我們是否還能擁有門羅「親愛的生活」！假以時日，新的諾獎得主又將出爐，那時的我們，是重複之前的軌跡，做一個時髦追逐者；還是做一個文學殿堂的守護者，擁有一種全新的「親愛的生活」？

八寶山因何而名

許揚

文化什錦

一九七八年，六十六歲的內地著名教育家、書畫家啓功，曾經撰寫過一篇《自撰墓誌銘》。銘文曰：「中學生，副教授。博不精，專不透。名雖揚，實不夠。高不成，低不就。癱趨左，派曾右。面微圓，皮欠厚。妻已亡，並無後。喪猶新，病照舊。六十六，非不壽。八寶山，漸相湊。計平生，謚曰陋。身與名，一齊臭。」

二〇〇五年六月三十日，啓功辭世，但他的墓地並不在《自撰墓志銘》裡寫的八寶山，而是葬在了香山腳下的萬安公墓。

過去，許多老北京人言某人故去，通常說「去八寶山了」，蓋八寶山附近有公墓和殯儀館。啓功是清朝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孫，家族在北京已生活數代，是正宗的北京人，其所言「八寶山，漸相湊」，是調侃自己離死不遠了。八寶山是北京西山山前平原上的孤立殘丘，高一百多米，山南麓原有元朝至正年間海雲和尚所建的靈福寺，明朝永樂初年，相傳司禮監太監「剛鐵」墓修築於此，旁邊建延壽寺，後改名褒忠護國寺。再後又成爲明清兩代太監養老送終的世外桃源。一九四六年，國民黨政府將這裡改建爲忠烈祠，紀念抗戰中犧牲的國民黨官兵，包括張自忠、佟麟閣、趙登禹等三十八位將領。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，成爲中共領袖的長眠地。一九五〇年，任弼時因病逝世，下葬在東部坡頂上——被稱爲八寶山革命第一墓。

八寶山革命公墓主體建築格局由中國知名建築師林徽因設計，初名爲北京市革命公墓。一直用於安葬中國已故黨和國家領導人、民主黨派領導人、愛國民主人士、著名科學家、文學家、高級工程技術人員、國際友人、革命烈士和縣團級以上領導幹部。一九七〇年，經周恩來總理批准，北京市革命公墓改名爲北京市八寶山革命公墓。

「八寶山」之名的由來版本頗多，一說是附近山間出產耐火土、白土、灰石、紅土、青灰、坩土、黃蠟、砂石等八種建築材料，被當地廣泛使用，故有「八寶」之稱，早年，這一帶的人們多以挖掘這八種礦物質爲生，所以稱它們爲「八寶」，並將蘊藏着這「八寶」的小山稱爲「八寶山」。

二是因山上歷史古蹟衆多，曾有延壽寺、朝陽庵、靈福寺、娘娘廟、護國寺、地藏庵、山神廟和觀音閣八座寺院，香火都很旺。常常有十里八鄉的人們來此進香，因山上的寺多，名字總是被弄混，於是就將這八座寺廟統稱八寶禪寺，而所在的山被稱八寶禪寺山，後因叫着繞口，被簡稱爲「八寶山」。此外，還有民間神話等傳說。

吳小如走後的京劇評論

姜伯靜

文化經緯

九十二歲的文史大家吳小如剛剛離去，人們告別的卻可能是一個時代。吳小如和劉曾復、朱家溍三人，並稱爲京劇評論「三大賢」。如今隨着三人的陸續離世，有人不無感慨地說，京劇評論的一個時代也隨之離去了。

當吳小如這位內行評論家離開這個世界之後，他所曾經評論的京劇會感到寂寞。因爲，指點江山者可能未曾讀懂江山，揮斥方遒者可能是一腔虛假的熱情。如果很多的評論者表面上的熱鬧僅僅是「雞同鴨講」，那京劇豈不寂寞？寂寞了，又談何繼承，談何新生，談何發展？京劇如此，其他的戲曲種類亦是如此。吳小如走了，中國京劇評論的事業由誰來繼承呢？又怎樣繼承呢？

京劇是國粹，京劇評論更是對中國古老文化的探究。曾經讀過吳小如的《〈牡丹亭〉解析》，文章從「臨川四夢」到《左傳》，再到敦煌「變文」，知識範圍之廣讓人嘆服。中國京劇評論事業想要發展，必須要找對完美的繼承者。喜歡京劇當然是前提，可喜歡京劇卻不一定是合格的評論者。你還得有扎實的國學根基，還得有牢固的藝術修養，還得有對戲曲對京劇靈敏的嗅覺，還得有與天俱來的悟性。吳小如是京劇評論「三大賢」之一，但他首先是一位文史大家。他的學識，他的修養，他的天賦，加上他對京劇的喜愛，才塑造出他在京劇評論上的成就。所以，培養京劇評論事業接班人的第一要務就是：尋找培養喜歡中國文化、有藝術修養、有戲曲領悟力和嗅覺能力的人來繼承這項事業。

繼承京劇評論事業的任務是艱巨的，因爲如今的後來者們缺乏前輩的生活體驗。吳小如爲首的京劇評論「三大賢」，之所以會讓很多後人難以望其項背，有時代的因素，因爲他們都幸運的趕上了京劇的輝煌時代。前輩藝人的舉手投足、一顰一笑，他們大都親身經歷過，所以很多東西寫的都很眞實，可謂信手拈來。在《京劇唱片知見錄》中，《物克多公司「譚鑫培」唱片辨僞》一文，不是親歷者是很難寫出的。《中國京劇》雜誌編輯部主任封傑的一句話正中要害——「他們趕上過京劇的輝煌時代，梅尚程荀馬譚張裘的演出，他們都親眼見過，這是今天的許多評論家難以匹敵的。」所以，培養京劇評論事業接班人的第二要務就是：讓這些人盡可能的多接觸京劇以及其他戲曲的歷史資源。

繼承京劇評論事業，乃至戲曲評論事業，必須有一個嚴謹的態度和正確的方法。吳小如在《漫談我的所謂「做學問」和寫文章》一文中總結說：「首先掌握盡可能找到的一切材料，不厭其多，力求其全。這是第一步。但材料到手，並非萬事大吉，還要加以抉擇鑒別，力求去僞存眞，汰粗留精，刪繁就簡，愜心貴當，對前人的成果進行衡量取捨。這就是以述爲作。如果步前賢之踵武而猶不能達到解決問題的目的，就要根據自己的學識與經驗，加以分析研究，最後得出自己的結論，這就成爲個人的創見新解。」這，很值得我們繼承者借鑒和學習。

約翰的杭州之行

何雁

人與事

說來也巧，去年底，我重返故鄉杭州，與約翰・伊斯特布魯克不期而遇。約翰是一名美軍退役上校。上個世紀，他的家族與中國有着不解之緣。

故事從一個展覽說起。此次闊別六年後的返鄉，家事令我無法脫身，忙亂近兩個月，轉眼快要入冬。十一月中旬，我路過西湖博物館，一個士兵吹號的海報映入眼簾。想不到，「國家記憶」巡展來到這裡。

穿過展廳，過道一旁，懸掛抗戰人物肖像，足有五米多高。頂天立地的效果，給人以強烈視覺衝擊力。一個手持槍械的中國士兵，全身用野草與藤蔓僞裝；堅毅無畏的身影，如同鋼鐵鑄造的雕塑一般。他的腳上，只有一雙草鞋，腳背裸露着。這張感人的照片，攝於一九四三年三月，中緬印戰區。

二戰期間，爲保衛中國唯一對外聯絡通道——滇緬公路，中國遠征軍進入緬甸抗擊日軍。中緬印戰役歷時三年零三個月，中國投入兵力總計四十萬人，傷亡近二十萬人。最終，在英美盟軍支持下，全殲日寇，實現戰略大反攻。

「國家記憶」展出三百幅圖片，正是七十年前中國遠征軍的歷史影像。這些珍貴史料，由美國通信兵團一六四照相兵連拍攝，保存於美國國家檔案館，一直無人問津。二〇一〇年，七名中國志願者自籌經費，飛赴美國華盛頓，歷時兩個多月，掃描兩萬三千餘張戰地照片，及超過一百個小時的錄影資料。

約翰始終是這個團隊一員。整個過程，他都給予鼎力相助，謙虛得完全不提自己。去年四月，「國家記憶」在台北開展，國民黨榮譽主席吳伯雄出席開幕式，約翰也專程赴台爲展覽揭幕。他說，我們必須牢記當年爲何而戰，讓先輩留給我們的友誼之火永恆不熄。

次日，我接到友研會顧品鍔副會長短信，得知約翰即將來杭消息。三十日上午，我在西湖博物館報告廳，聆聽「史迪威與中國」主題演講，與約翰見了一面。

史迪威將軍是約翰的外祖父，曾任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兼蔣介石參謀長。他提出中國遠征軍深入緬甸作戰計劃，並在印度藍姆伽訓練中國軍隊。一九四四年，中國遠征軍兵分兩路、夾擊反攻計劃，也是他一手策劃與指揮。史迪威將軍的兒子與兩個女婿，也在中緬印戰區參戰。其中一位，就是約翰的父親。

與約翰一起現身會場的，還有晏歡。他是建築師，英國愛丁堡大學博士，「國家記憶」策劃人之一。潘裕昆將軍是晏歡的外祖父，曾在史迪威將軍麾下，擔任中國駐印軍第五十師師長，密支那戰役重創日軍，立下卓越戰功。

二〇〇五年，中共開始肯定國民黨正面抗戰作用。晏歡與父親晏偉權合作，撰寫《抗日名將潘裕昆》一書在香港出版。晏歡利用業餘時間，研究中國遠征軍史料，發表大量博客。近期，與父親再次推出新書《密支那戰役全記錄》，並誠邀約翰爲該書作序。

演講現場，晏歡陪同翻譯，氣氛活躍不少。約翰講完一個笑話，晏歡翻譯後，又補充說：「你們要笑。你們不笑，他就感覺到不舒服了！」詼諧、體貼的話語，引起全場一陣大笑。

「年輕人應該珍視家庭觀念，」約翰拍着晏歡肩膀說：「這個傢伙，晏歡，花了很多時間研究家族歷史。通過研究、挖掘歷史，把以前各種相關人物與家庭連接起來，做了一項很有意義的工作。」

散會後，約翰儼然成了一名「超級巨星」，杭州市民紛紛湧上前去，要求合影、簽名。有一位江蘇聽衆，凌晨三點趕赴杭州聽講座，就是爲了見一下史迪威將軍後人。看着約翰抱拳施禮的樣子，眞讓人忍俊不禁。我也打趣說，有緣與我在杭州相見的，約翰，你是唯一的一個！

的確，史迪威一家與中國人民有着血肉相連的深情。對約翰來說，時隔二十六年再訪杭州，意義自然非同一般。約翰第一次來杭州，是一九八七年夏天，隨「史家四代」訪華團來到中國。

史文思，年逾古稀，銀髮飄逸，身材頎長，是這個家族訪華團領隊。她是史迪威長女，也是約翰母親，丈夫歐內斯特是一名準將。經過兩年籌備，史文思把散居美國各地的史家後裔，組織起來訪問中國，總共十五人，大多數是第一次來到中國。

西子湖畔，鳥語花香，史文思與戴藩籬、曾武英，這兩位中國妹妹見了面，她們懷着激動心情，寫下動人詩句：回顧烽火年代，中美兩國人民並肩抗日；欣喜明媚時光，史迪威、戴安瀾、曾錫珪三位將軍的女兒同遊西子湖。

戴安瀾將軍，任中國遠征軍二〇〇師師長，抗擊日軍神出鬼沒，解救美軍出重圍，後殉國於滇緬邊境。曾錫珪將軍，任中緬印戰區統帥部主任聯絡官、史迪威將軍軍務秘書。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，發端於抗日烽火戰場，如同一條長長的紐帶，一直連接到今天。

有趣的是，史家第四代的孩子們，一共七個，從十歲到十四歲不等。對於他們，這眞是一次新奇、開心，又富有收穫的經歷，他們欣賞月光下美麗的西湖，了解怎樣烘製茶葉、養蠶織綢，學會說「你好」、「謝謝」。

一路上，孩子們表演準備好的歌舞節目，與中國孩子交朋友。每個人都記日記，即興寫詩、譜歌曲，表達來中國後的感受。那一年，約翰長女南希，年僅十歲，把祖母教的中文兒歌《三隻老虎》，譜了新詞：「我們眞快活，來到這兒，和你們友好相聚……快要離別，多憂愁……永遠友好，請一定記住我們，我們對你們永不忘懷……」

二〇一〇年二月，史迪威將軍外孫約翰・伊斯特布魯克，潘裕昆將軍外孫晏歡，在美國加州約翰家中合影

平和爲人

朱國良

人生在線

一位有識之士說過這樣一段頗有哲理的話：人的生活大體可分爲三塊，百分之五的快樂，百分之五的痛苦，還有百分之九十的平淡。這一分析我以爲是在理合情的。平淡是我們生活的主要部分，人在生活中適當控制自己的慾望，回歸寧靜，安於平淡，樂於奉獻，才能讓自己充滿幸福。

事業如同朝陽，生活五彩七色，名聲如雷貫耳，處處鮮花掌聲，這其實是極少數人的成功和成就。平常的工作，平淡的生活，平凡的事業，才是許許多多人的所有。不管是否心甘情願，世界上絕大多數人，大多數時間都是生活在平淡之中，平淡始終是生活的主旋律。

之所以生活平凡，與之相匹配的就要做到處世平淡。爲人平和，在事業上盡力而爲且量力而行，要奔騰而不折騰，要重生命而不要拚老命。許多事情上，還要簡單一些爲好。不必刻意去做人，無須精心去處世，也不要塗抹着失去了本眞和本色。想想吧，小時候快樂是件很簡單的事，長大後簡單是件很快活的事。往往是年少時簡單，年長時複雜，沒有利益時簡單，有了利益就複雜，人一簡單，活得就不累，不在乎別人怎樣評說，就有了眞正意義的心靈瀟灑了。因而我感到人活在世上，得有「世界複雜我簡單」的觀念，在目迷神移的現代世界中，活得簡單，才有活得自由的意義，我們應有人生苦短，當多珍惜的念想。人生「三個天」：走過昨天，來到今天，遙望明天。但明天的快樂與否是未知渺茫的，很難把握的，是不能用來享受的生活；昨天的日子就是再輝煌，也早成了不能追溯的記憶。只有今天，才是我們應該平和地享受的平淡日子。

古人謂：寬田寬房不如寬心。其實，心不廣大，氣不通暢，心不寬，氣不如，常是爲錢而不平和，氣不順。不必諱言，幸福感眞的和金錢有一定的比例關係。貧賤夫妻百事哀，這理誰都懂。但一個人，一個家，到底需要多少錢才是幸福的臨界值，沒人能說得上來。其實，一個人爲維持生存和健康需要的錢物並不多，一切奢侈都會給精神活動和情感世界帶來障礙。況且，許多時候，眞不是所住的房子有多大，而是房子裡傳出的笑語有多甜！那種對物慾的追求，往往是渴了喝海水，越喝越渴。事實上，人們不能把錢帶進棺材，而恰恰錢可以把人帶進棺材！

江陰「三劉」

姜琍敏

天南地北

江陰自不例外，這座已逾兩千六百年歷史的古城，向有泰伯化育之邦、季子躬耕之邑、英才薈萃之地美譽。僅宋至清，就出過文武進士四百多名。史上先後名世的社會賢達、文化名士難以計數。早有春秋之際的季子，中有明清年間的徐霞客，近有清末民初的繆荃孫等，都是名揚四海，膾炙人口的傑出人物。而最引我興趣的，則是難能可貴的一門三傑、亦稱「江陰三劉」的劉天華、劉半農、劉北茂三兄弟。

流連於三兄弟紀念館，仰慕之情如滄海浮雲。古樸的庭院，繁茂的花木，清逸的流香，豐富的展品和繞樑不絕的二胡名曲，更是深慰我心。尤其是一曲《良宵》，勾回我多少少年夢景……

中學時我迷過二胡，可惜才賦不逮而僅學熟入門曲《良宵》。但此曲與劉天華《病中吟》、《空山鳥語》等不朽名曲卻至今令我沉醉、甚而潸然泣下。劉天華是我國著名民族音樂家，二胡學派創始人。他一生最大的貢獻就是把「不登大雅大堂」的二胡從民間推向世界，建立了一個新型學派。他是我國第一個沿用西方五線譜記錄整理民間音樂，大膽借鑒西樂，使二胡表現力達到前所未有境地的一代宗師。

劉北茂也是我國現代著名的音樂教育家、作曲家。也是劉天華事業的忠實繼承者和發展者。除在中央音樂學院等任過教授外，他還創作過一百多首二胡獨奏曲。至於劉半農，則更是我這個文學中人熟悉而敬仰的人物了。作爲新文化運動的一位「鬥士」和「闖將」，他在擔任《新青年》雜誌編輯時，發表了《我之文學改良觀》、《詩與小說精神之革新》等震驚文壇的進步論著。他還開了我國白話詩的先河，僅此即足名垂千古。著名文學史家司馬長風評同爲白話詩開創者的胡適「缺乏詩情，根本不是一個詩人」。卻稱劉半農「詩才出衆」，「品來品去，還是劉半農較有才氣。他幾乎完全用口語寫詩，而能寫出一種自然樸素的美」。劉半農還是我國攝影理論和語言學的奠基人。區別女性的「她」字，就是他的創造。他的「中國第一首白話情詩」《叫我如何不想她》，也曾令我陶醉：

「天上飄着些微雲，地上吹着些微風。啊，微風吹動我的頭髮，叫我如何不想她？月光戀愛着海洋，海洋戀愛着月光。啊，這般蜜也似的銀夜，叫我如何不想她？」……

步出紀念館，忽有隔世之感。眼前高樓幢幢，車水馬龍淹沒了先前的一切。我如夢方醒，這已是市場經濟的年代了！文學失寵，藝術商化。劉氏三兄弟如在，當會作何感想？

低頭族

黎明

顧名思義，「低頭族」就是成天埋着頭，「各自想拳經」者流。想什麼當然沒人知道，爲什麼「低頭」，卻幾乎盡人皆知，那就是一天到晚端個手機不亦樂乎。刷微信呵，看視頻呵，打遊戲呵，炒股呵，甚至男盜女娼搞詐騙。總之，有了巴掌大的智能手機，稱雄世界百年的電腦都有了危機感。什麼天文地理、雞毛蒜皮，只要互聯網上有的東東，它幾乎無所不包，無所不能。而且那個方便、那個快捷，那個實用，那個神奇有趣呵，生生就是張大羅網，把一切需求和好奇心都盡收於懷了。地鐵上、公交上，會場上，甚至法庭上，處處有人在翻手機。那曾以馬上、廁上、床上「三上」勤讀爲榮的歐陽修，而今若醒來，必定會嚇死回去。別說是「三上」，連開車時、課堂上、電影院和商場裡，照樣有人悶頭刷屏逛淘寶。至於這一切對現實世界造成的影響，看看跑得屁顛屁顛的快遞員就明白了。無怪有人著文疾呼：二十年後銀行亦將因網絡金融之崛起而潰敗！而離婚，主因將不再是婚外情，而是手機。更有人悲天憫人地聲稱，百年前躺着吸大煙，百年後躺着玩手機，姿態和結局都有着驚人的相似——此言重矣！

不幸的是，一向有些遲鈍，對時尚從不感冒，對一切新事物、新款式反應很慢甚而有些牴觸之我，忽一日居然發現，我也低頭且大有「族」之勢了！低頭族們典型的標誌，早上醒來第一件事開手機，晚上睡前最後一件事，還是玩手機，分明也成了我的特徵。

實在說，我是頗爲此惶惑過的。自從迷上微信，幾乎不曾再碰過以往必讀的紙質書！如此下去，豈不要玩物喪志？夫妻倆連在床上也各佔一邊，各刷各的屏，長此以往，莫不會家將不家？

不過，某天我在地鐵上，忽然就開了悟。如果沒手機，此刻乘客會幹啥？看報、望呆、啃指甲，抑或想着種種煩心事，總之仍然都低着頭，心裡還轉悠得緊！而有了手機，至少此時的無聊消解了。有啥急事也不用愁，一個電郵或信息，問題或許便解決了——推而思之，微信裡確乎充斥着繁複的養生、格言或心靈雞湯，甚至還有令人髮指的流言和謠諑，畢竟還有着更多珠光閃爍的經濟人文、藝術瑰寶；一機在手，宛如琳琅滿目的微型圖書館，隨時更新還富有懸念，只要你耐心看，未必便是淺閱讀。而這和讀書又有何兩樣？至於夫妻倆各自刷手機，眞就比對着一面電視屏，有時還爭搶遙控器來得可怕嗎？

毫無疑問，我們的生活和時代，早已從形式和內容兩方面，發生並還將不斷發生劃時代的巨變。根本就在於，史無前例的巨無霸、章魚般長着無數觸手的互聯網來了！而手機，不過是與它強強聯合的工具和標誌。方今斯世，網絡已完全掌控了地球人的政治、經濟文化和一切領域，亦必將更爲強悍地重塑我們的人生！如當年，我們根本不知手機是何物，而現在，嬰兒們一落地就習以爲常地看到手機和網絡。新科技、新思潮勢將還會如高山飛瀑，不可阻遏。而機遇和自由，從來只屬於敢於或樂於暢游春江的鴨子們。

既如此，我們也何妨順游而下，縱享新春？當然，等紅燈時，你可得抬起頭來。未來有無窮奇幻在等着你，記着點小心總沒錯……